

● 王国银 著

秦汉 风云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王国银，1951年3月出生在宁海县大佳何镇溪下王村，与明朝大儒方正学（方孝儒）的故乡溪上方村只隔一条小溪。1973年3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从事中学语文教育38年，业余时间酷爱历史研究，撰写了多篇历史小说与故事。《秦汉风云》是作者20多年心血的结晶。



目 录

第一回	秦始皇出巡东南	汉高祖降生沛县	1
第二回	救弱女刘邦避梁	贺宾客亭长赴宴	7
第三回	识雄才吕公嫁女	释徒犯刘邦进山	13
第四回	吕雉连坐受侮辱	项羽杀仇避吴中	18
第五回	秦始皇沙丘崩驾	中车令阴谋改诏	23
第六回	图扶苏胡亥继位	诛蒙氏赵高弄权	28
第七回	秦二世下诏征夫	大泽乡揭竿而起	33
第八回	陈胜吴广取陈县	张耳陈余投义军	38
第九回	立楚王葛婴被斩	攻荥阳吴广中箭	44
第十回	周文直入秦腹地	二世慌救骊山徒	49
第十一回	周文退守函谷关	武臣平定邯郸郡	55
第十二回	信谗言武臣称王	出芒砀刘邦取沛	61
第十三回	诛县令刘邦为公	杀郡守项梁称将	68
第十四回	项羽率兵定江东	章邯出关败楚兵	73
第十五回	说燕将武臣归赵	入赵宫李良弑主	78
第十六回	拜柱国项梁渡江	斩秦嘉英布投楚	83
第十七回	遇虞公项羽成婚	击雍齿沛公借兵	88
第十八回	读兵书隐十余载	子房复出遇沛公	93
第十九回	论抱负项刘结友	寻嫡系楚韩立王	98
第二十回	章邯灭魏围齐国	项梁发兵救东阿	103
第二十一回	项梁大破章邯军	项羽初报司马恩	108
第二十二回	濮阳郊长史中计	雍丘县虞姬献策	113
第二十三回	雍丘郊李由亡命	咸阳市李斯上书	118
第二十四回	赵高三番设计谋	李斯最终被杀害	123
第二十五回	武信君捐躯定陶	楚怀王徙都彭城	130
第二十六回	楚怀王两路伐秦	昌邑县彭越助刘	136
第二十七回	高阳酈生投沛公	陈留秦令伤性命	141
第二十八回	张良设计南阳郡	项羽数谏上将军	147
第二十九回	韩信折钡投楚军	项羽矫命杀宋义	153
第三十回	渡漳河截粮毁道	救钜鹿破釜沉舟	158
第三十一回	章邯施计运粮草	英布换装蒙秦军	163
第三十二回	钜鹿郊秦军溃败	赵将军陈余解印	168
第三十三回	赵丞相设计害将	章将军穷途乞降	173
第三十四回	咸阳市指鹿为马	望夷宫朱恩明情	178
第三十五回	秦宫廷弑君诛相	楚沛公取关赚将	184
第三十六回	刘邦入关灭暴秦	张樊进宫劝沛公	190
第三十七回	召父老约法三章	坑降卒破关入秦	195
第三十八回	救友项伯奔刘营	明由张良牵红线	201
第三十九回	张樊保驾赴鸿门	项庄舞剑意沛公	206
第四十回	脱虎穴沛公回营	焚秦宫阿房成墟	211
第四十一回	背前约虚尊义帝	封诸侯自称霸王	216
第四十二回	烧栈道汉王就职	封不平齐赵叛反	222
第四十三回	韩信弃项投汉王	萧何识贤荐将才	227
第四十四回	萧何月下追韩信	汉王设坛拜大将	232
第四十五回	修栈道章邯轻敌	渡陈仓樊哙扬威	238
第四十六回	樊哙计败赵贲军	汉王军围废丘城	243
第四十七回	项王发兵击田荣	陈平奉命降殷王	248
第四十八回	离项王陈平投汉	率诸侯汉王伐楚	254
第四十九回	破楚军攻取彭城	脱追兵幸遇戚姬	260
第五十回	接家眷路遇子女	遣随何说降英布	267
第五十一回	英布举兵叛九江	韩信遣将灌废丘	273
第五十二回	楚军击汉阻京索	韩信伐魏驻河上	278

第五十三回	木罌缶渡河擒豹	成皋台怜美幸姬	283
第五十四回	英布间道走荥阳	曹参阵前降雍齿	288
第五十五回	项王发兵击荥阳	汉王遣将敌楚军	293
第五十六回	英布大战楚霸王	韩信斩杀成安军	298
第五十七回	降燕境左车献策	袭敖仓亚父设谋	303
第五十八回	设计谋离间项王	悔又恨病亡彭城	308
第五十九回	项王麾兵攻荥阳	纪信舍身脱汉王	313
第六十回	守荥阳周苛遭难	谏汉王酈生使齐	318
第六十一回	小男孩智救全城	大司马惨死汜水	323
第六十二回	说齐王酈生就烹	思淫欲吕后诱生	328
第六十三回	堕情缘吕后如愿	数罪状汉王中箭	333
第六十四回	斩龙且田广败亡	下齐境韩信称王	338
第六十五回	说韩信蒯通诱叛	请刘公侯成使楚	343
第六十六回	划鸿沟楚汉议和	扩疆界韩彭会兵	348
第六十七回	陆贾渡淮说周殷	韩信设计败项王	353
第六十八回	十方埋伏围项王	四面楚歌诀虞姬	358
第六十九回	归天命自刎乌江	定楚地分封诸侯	363
第七十回	即帝位祭祀汜水	归楚地报答漂母	368
第七十一回	羞为臣田横自刎	纳谏言高祖封敌	373
第七十二回	奉春谏帝都关中	高祖伐燕虏臧荼	378
第七十三回	封功臣萧何上赏	谋楚王陈平献计	383
第七十四回	擒韩信降封淮阴	拒匈奴徙韩太原	388
第七十五回	易太子冒顿弑父	求和解韩王受责	393
第七十六回	韩王惧诛降匈奴	高祖轻敌困白登	398
第七十七回	纳忠言认女和番	泄阴谋捕赵君臣	403
第七十八回	受酷刑义脱君王	宠戚姬议易太子	408
第七十九回	任良臣周昌相赵	养宾客陈豨不法	413
第八十回	夏阳侯惧诛自立	汉高祖将兵讨叛	418
第八十一回	高祖分兵击陈豨	吕后专权斩韩信	423
第八十二回	曼丘臣显能毙命	汉高祖兵围陈豨	428
第八十三回	破东垣陈豨败逃	屠参合韩信亡命	433
第八十四回	伏横谷刘泽擒敌	使匈奴张胜联盟	438
第八十五回	进忠言卫祛除印	阅上书高祖捕王	443
第八十六回	求吕后彭越灭族	使陆贾招抚越王	448
第八十七回	论古今说服蚩王	攀裙带赍郝生故	453
第八十八回	淮南王惧诛叛反	汉高祖将兵出关	458
第八十九回	英布乘胜取楚国	高祖中箭破敌军	463
第九十回	沛宫置酒歌大风	樊哙将兵伐卢绾	468
第九十一回	叔孙通死保太子	汉高祖驾崩长乐	473
第九十二回	主丧事刘盈即位	泄怨恨吕后施计	478
第九十三回	召周昌如意被害	询萧何曹参拜相	483
第九十四回	闻隐私怒禁辟阳	轻汉廷戏侮太后	488
第九十五回	设计谋复幸食其	惠帝崩吕后称制	493
第九十六回	皇太后加封诸吕	两赵王相继枉死	498
第九十七回	将相欢吕氏势衰	吕后崩齐王发兵	503
第九十八回	灌婴抗令驻荥阳	酈寄受命给吕禄	508
第九十九回	设妙计夺取兵权	灭诸吕议立代王	513
第一〇〇回	刘恒入京嗣为帝	封功臣天下昇平	518

第一回 秦始皇出巡东南 汉高祖降生沛县

中华历史就好像是一出长长的话剧，中华大地就是一个大大的舞台，历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台，演绎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后人可敬、可喜、可悲、可恨。中华历史是一部推动社会进步的发展史，是一部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史，也是一部百姓的苦难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要叙述的是秦末汉初的一段故事，那时的忠直奸诈、善良凶残、智愚相斗、风云变幻，听鄙人慢慢叙来。

话说秦王嬴政自从十三岁即位，成人以后任用贤能的人才，削弱那些权贵，采取远交近攻等措施，先后破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诸侯割据的局面，为全国的统一，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来又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原来千百年来沿袭不变的分封制改为封建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实行郡县制，政出一体，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时秦王觉得自己德过三皇，功高五帝，就自称为“皇帝”，想二世三世及至千世万世无穷地传下去，又称自己为“始皇帝”。命令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上刻就“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作为传国玉玺。秦始皇殄灭了六国之后，为了自己享乐以及防御外族的侵犯，却不顾百姓死活，唯我所为，征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建造阿房宫、挖掘骊山大墓，甚至颁布残酷的刑罚、繁多的赋税、沉重的徭役，逼迫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仅以修筑长城一件事情为例子，多少精壮民夫由于劳累过度致死，尸骨都填埋在长城底下。那时有一首民歌唱道：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同哺，不见长城下，尸体相支柱。”

从这首民歌中可以看出当时百姓的冤苦。

后来始皇又平定了南北两方，自思天下从此就可以太平无事，安享九五之尊了，来不及等到阿房宫的建成，就把从六国掳掠来的嫔妃美女分置在各个宫室中。每天除了临朝视政以外，就到宫中拥着她们恣意玩乐，尽情欢娱，醉生梦死。但是秦始皇终究是一个创业的君主，喜动不爱静，没有过多少日子，就觉得索然无味，筋骨疏懒，有点厌倦了，于是召来丞相李斯道：“朕整天在宫里无所事事，觉得有些懒洋洋的。爱卿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朕活动活动？”李斯一听，也怕始皇憋出什么毛病来，说道：“陛下振奋神威，一统天下，万民乐业，为什么不趁着今日青春富有，龙体康健的时候到全国各地去巡视一下？这样既可以显扬陛下的威德，慰抚臣民，又能够游赏天下的美景，舒展舒展筋骨。陛下觉得怎么样？”

始皇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喜道：“爱卿说得有理。”于是立即下诏，诏令天下修筑驰道，准备御驾巡行。

二十七年秋天，西北各郡县的驰道首先建成，秦始皇听得报告后非常高兴，立即下诏率众西巡。出巡那天，始皇头戴翡翠通天冠，身穿钩玄滚龙袍，安坐在六驾五彩金根车上，前后有数十辆四驾五色的副车随从。文武百官前呼后拥，浩浩荡荡，一派帝王气象。出陇西，经过北地，翻越鸡头山，每到一地方，当地的郡守、县令无不率众列队夹道迎接、送行，三呼“万岁”，如此一直到了回中。但那时正值深秋，又是西北边陲，始皇看到万物凋零，满目萧条，一片荒凉，觉得毫无景色可以欣赏，兴趣渐渐消失。于是下诏按原路回到咸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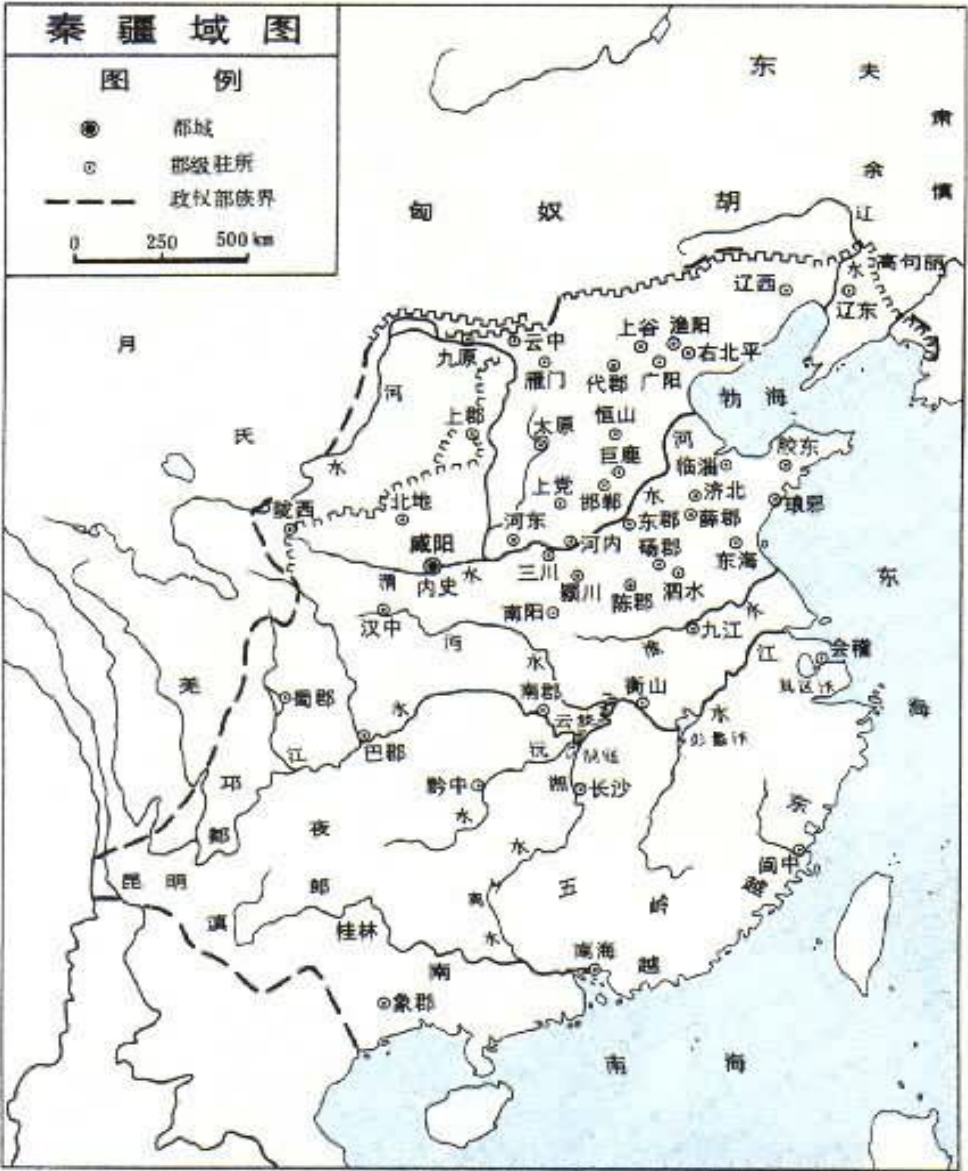
冬去春来，阳光和煦，万物复苏，这时关东各个郡县相继报告驰道筑成。始皇得报大喜，心想关东是中原大地，万物殷盛，又有大好山川，前去一定能够尽兴。这日正想下诏出关东巡，忽然听得博士卢生禀报道：“陛下，臣经常隐隐见得东南方向有天子气在空中漂浮，今日又出现了，特来禀告陛下，请给予镇廩。”

始皇一听不理解，问道：“什么是天子气？”

卢生道：“天子气就是一种特殊的云彩，它内赤外黄，呈现出五种色彩。有的如城门隐在气雾中；有的像青衣人；有的如龙；有的似马；有的杂色郁郁冲天。相传那种云气升起的地方下面就有帝王存在。如果不给予镇廩，恐怕对陛下的江山社稷不利。”

“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天子气？”

“臣当年曾经经人指点，善于望云气，所以知道一二。”



“这种气现在是否还存在，指给朕看看。”

“还在。”卢生于是引领着始皇登上一座高台，手指着东南方道，“陛下请看，那五种颜色的云气便是。”

始皇顺着卢生手指的方向一望，果然见得远处天边赤光缕缕，团成五种色彩，犹如龙纹一般，格外鲜艳夺目。惊道：“这种云气那么应在什么地方？”

“看那地方正是角房^①之分，恐怕只是在泗水郡一带。”卢生惟恐说错，又道，“因为离这里比较远，臣也把握不定，陛下可以派人去查访，不是真龙天子恐怕镇廪不住。”

始皇听后不语，回到宫中将卢生的话和所见的情景思虑再三，心想如今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子，难道泗水郡一带又出了一个什么异人来与我争夺天下？如果不除灭这个人，朕的大秦帝业岂不危险？想派人前去查访，又怕不能胜任。自语道：“我何不乘这次出巡的机会亲自去查访、镇廪？”主意已定，心里也放宽了些，于是立即下诏出巡东南。

自此始皇先后六次出巡，西到陇西，东到海滨，北到幽燕，南到吴越，可是踏遍山川河流，却再也没有见到什么天子气，更不要说什么异人了，于是抓了几个可疑的人杀之了事。一路上与文武大臣游山川，封泰山，祭五神，到处都留下他的足迹与颂扬他功德的碑文，想为嬴氏万代帝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十七年春，始皇在宫中又待腻了，见到春意盎然，游兴不觉又动了起来，便命令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人留守咸阳，自己带了左丞相李斯、第十八个儿子胡亥和中车府令赵高以及文武百官到南方巡行。

这次出巡，仪仗更比以前几次整备雄壮，副车增加到八十一辆，随从人员也超过以往各次，只见旌旗蔽日，车马如云，当中显赫的御驾上端坐着始皇帝，街道上挤满了看热闹人群，队伍浩浩荡荡地出了咸阳城。来到郊外不远，始皇突然觉得心头一惊，接着“咚咚”跳个不停，继而又惶惶不安，若有所失，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于是命令停下车驾，掀帘察看，只见前面过来一群服役的民夫，人人穿着褴褛，个个垂头丧气，其中一位身材魁梧的大汉，相貌与众不同，身高八尺有余，高鼻宽额，美须髯，气宇昂然，神采奕奕，在民夫丛中恰如鹤立鸡群，另有一番风采。看他的模样好像是领队的人，不由得称赞道：“好一位壮士！”又见数名侍卫挥舞着枪戟上前驱赶，口中叫道：“御驾到来，还不赶快滚开，找死也得拣个地方！”说着便向他们横掠过去。民夫纷纷退到路旁回避，让出道来。始皇看了多时，见除了这群民夫以外没有异象，觉得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于是命令车驾继续前行，从民夫身边驶过。

却说这群民夫当中那个领队的大汉，看到秦始皇出巡的这番显赫景象，禁不住脱口赞叹道：“大丈夫活在世上理应如此威武！”话音刚落，突然觉得后襟被人揪住，复听得叫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惊动皇驾，是不是活的不耐烦了！”回头一看，见是皇驾侍卫，遂即从容笑道：“我看到皇帝威武的景象，因此赞颂。”

侍卫本来就没有听清这位大汉说些什么，听了这话，便顺势推了一把，喝道：“滚开！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也配得上赞颂皇上吗！”

那大汉听得这话，一股无名业火顿时涌上，两手紧握拳头，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

① 角房：星宿名，二十八宿中的两个。

一想自己现在身在皇城外，不可任性而闯祸。只得捺了捺心头怒火，慢慢地松开双拳，笑了笑站到路旁，看着御驾渐渐远去。

原来这位大汉姓刘名邦，字季，泗水郡沛县丰乡人。他待人宽厚，胸襟豁达，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现在担任泗水亭亭长，奉了沛县县令的命令押送一批民夫到咸阳去服役，哪里知道第一次到咸阳城外便看到秦始皇出巡的这番景象，触景生情，禁不住出口赞叹。

相传刘邦的母亲王氏有一次外出，回来时走累了就坐在河堤上想小憩一会，哪里知道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中觉得自己好象与金甲神人相交，回到家里就身怀有孕。刘邦出生那天外面正值滂沱大雨，雷电交架，但屋内却红光满室，异香缭绕。刚一落地，哭声犹如洪钟，震撼人心。他的父亲刘执嘉觉得这个孩子出生有点奇异，所以对他就格外溺爱，从小任他所为。刘邦有兄弟四个人：长兄名欢，字伯；次兄名喜，字仲；刘邦排行第三，所以取字为季；弟弟名交，字游。

刘邦少时就不喜爱生产劳动，整天与乡里的少年卢绾、樊哙、王陵、雍齿等人嬉耍玩乐。长大成人后，伯、仲两位兄长相继娶妻生子，刘邦却还是一事无成，可是结交了不少朋友，如沛县的功曹萧何、狱掾曹参、厩司御夏侯婴等大小官吏，还有以织薄曲为生的周勃等人。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人每次有公事来到丰乡，没有不到刘邦家中看望坐谈的，有时候竟然谈到日落西山才回县城。

这天刘邦听得萧何、曹参二人又到丰乡来办事，便赶去看望，道：“功曹、狱掾今天到这里来又有什么公事？”

萧何道：“只因为你们泗水亭中李、张两家斗殴，以致打伤了人口，亭长年老悖时，处理不当，张家先告到县里，县令命我们两人前来勘查处理。”

刘邦道：“这件事的缘由我也知道一二：只因为李、张两家的田地相邻，李家却依仗人多势众，时常毁坏张家的禾苗，因此发生了争执。亭长与李家有点远亲，所以向着李家，乡邻对李家以及亭长都有异议。”

曹参道：“有这样的事？”

“狱掾如果不相信，可以找乡邻，问问就知道了。”

曹参道：“不是我不相信刘兄的话，只是觉得世上竟然有这样徇私枉法的事？”

刘邦道：“当今的官吏除了你们二人以及夏侯兄等几个人以外，能有几个清正，为老百姓办事的？”

萧何点了点头，道：“刘兄说得有理。我们都是出身农家，也是虽然看见弊政，却无能为力。曹兄，我们就按刘兄的话去走访走访。”说罢二人便辞别刘邦而去。

等到萧何、曹参办完事情后已经过了中午，两人又来到刘邦家，道：“这件事果然像刘兄所说的那样。我们回去报告县令，叫他重新判定这个案件。”

刘邦道：“如果能这样，百姓听了必定高兴。现在已经是午后了，我看二兄一定还没有用餐，来，我们到外面去吃点。”说罢便带了萧、曹二人，又邀同樊哙带了一腿狗肉来到王媪酒店。没有进门樊哙就高声嚷道：“王婶，今天萧何，曹参两位县差到来，有什么好酒好菜你尽管拿出来吧！”

王媪听得有人叫喊，连忙迎了出来，一看是刘邦与樊哙带了萧、曹两位公差，急忙招呼道：“刘季兄弟，这几日你到哪里去了？多日不见，就连我们的生意也清淡了。快请两

位公差进来坐。”说着赶忙端茶抹桌。

刘邦道：“这几日我到大梁等地方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朋友。”说罢便和萧、曹进入坐下。

“不知道你们四位兄弟要吃点什么？”王媪道。

樊哙一听就不耐烦了，吼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有好酒好菜尽管拿出来。还有，把这点狗肉也给炒一下，可以给我们下酒。季哥如果没有钱，就记在我樊哙的账上。不要罗嗦，快去烧吧！”

刘邦听得樊哙所说，便道：“樊哙兄弟说到哪里去了。我家现在虽然不象以前那么景气，这点酒菜的银两还是有的，怎么要你破费？只是不能怠慢了萧、曹两位兄长。”

萧何道：“我们每次到这里来，总少不了要打扰你们，让刘兄破费，不要大作，就随便吃点吧。”

“萧兄这就见外了，我们虽然不是什么生死之交，也可以算是至交好友了吧，怎么能说出这种见外的话来！”

曹参道：“刘兄说得对，我们既然是至交朋友，就客随主便。俗话说：‘为朋友两肋插刀’，怎么能计较这区区的身外钱财！”

“曹参兄说得痛快，季哥决不是那种小气鬼。只是现在这世道太不像话了，我们百姓的生活越来越不如以前。”樊哙说到这里，一股怒火不由得从胸中涌起，骂道，“秦始皇这个老贼种，赋税徭役多得像狗毛，昨天来抓民夫，今天又要什么赋税，把我们老百姓的财物搜刮得干干净净还不甘心，还要给他建造什么皇宫，挖坟墓。就是我杀一只狗，也要交什么屠宰税，这样叫我们怎么生活！”

萧何见樊哙说得太出格，急忙劝阻道：“樊哙兄弟不可高声，你可知道秦法规定，谈论国事有杀头的罪吗？如果被旁人听见，我们都得坐牢、杀头！”

“怕他个鸟！反正我的灶头打在脚肚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又不连累什么人，有朝一日，我还要宰了秦始皇这条老狗，替我父母……”

萧何见劝阻不住，又听得樊哙越说越凶，只好看了看刘邦。刘邦会意，便对樊哙道：“不可以乱说，萧、曹二兄与我们是至交兄弟，虽然是县差，却不会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如果让旁人听见，岂不是要连累二兄及大家吗？”樊哙见刘邦说得有理，做个鬼脸，笑了笑也就不说了。

曹参道：“樊哙兄弟的话虽然不能这样说，但那也是事实。我们作为县差，也是为了混口饭吃，上命差遣由不得自己。”

这时王媪已经把酒菜搬上，道：“让你们久等了。”樊哙拿起酒壶给每个人斟上，道：“来，不要谈论这些鸟事，我们还是痛痛快快地喝吧！”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刘邦道：“对。萧、曹二兄今天已经办完公事，可以放心喝了，现在我们就来个不醉不休。”

“好，不醉不休。”三人举杯刚放到唇边，突然听得一个人说道：“好啊！你们竟敢在这里偷偷议论朝廷政事，我这就去告发。”都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是卢绾，萧何连忙招呼道：“卢兄，吓了我们一跳，快来入座。”说罢随即起身让座。

樊哙道：“卢兄坐我这里吧，我去拿酒杯。”

卢绾于是上前。萧何道：“卢兄怎么也知道我们在这里？你可让我们吃了一惊。”

卢绾道：“听得两位兄长来这里办事，我就知道刘兄和你们必定又到王、武两家酒店用餐，于是便寻来凑个热闹。”

樊哙拿来杯、筷，见他们还站着，便道：“我的肚皮已经饿扁了，不要多说，快坐下吃吧。”说毕抓起一块骨头就啃。众人复坐下，举杯而饮。

原来樊哙是昔日秦国将军樊於期的儿子。秦王政十年，樊於期任秦国将军。第二年与王翦、杨端和率兵攻打赵国，夺取邺等城，继而攻占平阳，大胜，杀赵国将军扈辄。秦王政十四年，他率军攻打赵国，被赵国大将李牧击败后怕秦王治罪，不敢回秦国，后来逃往燕国，燕王拜他为大将军。秦王大怒，将其父母宗族全部杀害，只有小樊哙被一个老仆人救出，幸免于难。老仆人背着樊哙东躲西藏，辗转来到沛县丰乡隐居了下来，视樊哙如同亲儿子，艰难度日。十数年后，老仆人不幸病死，好在樊哙已经长大成人，就用父亲的礼节埋葬了他，操起了卖狗肉的行当。而樊於期在秦王政二十年，秦国灭赵国后兵至燕国南。燕国太子丹惧怕，于是叫来荆轲商量，荆轲说：“我明白太子的意思，愿去谒见秦王，但没有任何信物，去了秦王也不会接见我。今秦王用黄金万两，封邑万家的重赏捉拿樊将军，如果拿樊将军的人头和燕督亢的地图去献给秦王，秦王必然高兴的接见我，那时我可趁机刺杀秦王，以报太子大恩。”太子丹沉默无语。荆轲知道太子不忍心杀害樊於期，也不愿让自己去冒险，因为无论刺杀秦王成功与否，都不可能再回来。便私自见樊於期，樊於期听后赤膊取长剑在手说：“我朝思暮想要报这切齿之恨，今日幸得指教！”遂自刎，将自己的人头献出。

再说刘邦等五人边说边饮，一直饮到红日西斜才尽兴而散。刘邦、卢绾、樊哙送萧何、曹参到村口，挥手告别。

这一年清明，野外百花初绽，刘邦见天色晴好，阳光和煦，于是邀同卢绾、樊哙、王陵、雍齿一起到野外游赏。午后，正当五个人来到泗水亭东，忽然听得一阵哭叫声，循着声音一望，只见两个强奴扭着一个姑娘，后面跟随一个公子模样的人，那姑娘挣扎着无法脱身，不时地向后面哭喊：“妈妈，快来救我！”声音嘶哑。刘邦见到这个情景，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便对卢绾等人道：“你们在这里稍等，我去看看。”说罢不等他们回答，便飞也似地向那边跑去。

卢绾、樊哙见状，道：“我们也过去看看。”说罢也赶了过去。正是：仗义勇为真君子，扶弱救危诚仁人。

欲知那姑娘为什么被强奴所扭，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救弱女刘邦避梁 贺贵客亭长赴宴

却说刘邦看见两个恶奴强行扭着一个哭喊的姑娘而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侠义心肠顿时产生，便对卢绾等人说声“稍等”，大步跑去。卢绾、樊哙二人见刘邦过去，也紧跟他的后面前去。

雍齿见了这个情景，对王陵道：“这一定又是哪个权贵子弟看到了美貌的女子，想抢去做小老婆。这种事情当今世道屡见不鲜，我们平民百姓不可以得罪这些纨绔子弟，还是不去的好。”

王陵道：“雍兄这话就错了。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碰到这件事也就算了，既然碰上了怎么能够袖手旁观，眼看着强人作恶，糟蹋姑娘？况且刘兄他们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过去看看！”说罢也快步奔去。

雍齿见了，只得也随王陵一同过去。

原来沛县有一个公子姓吴名大，是泗水郡郡守郑壮的外甥，他仗着舅父的权势，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方圆数十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不痛恨他的，都称他为“无赖”。清明时节，家家男女老幼都上坟祭奠祖宗，无赖便带了两个家奴到处转悠，乘机偷看女色。这日，他们三个人来到泗水亭东，迎面遇上曹姓母女俩祭祀祖坟回家，无赖一看那个姑娘年少貌美，便对身边的一个家奴使了个眼色。家奴心领神会，立即来到那个姑娘面前“嘻嘻”笑道：“姑娘，你们在这里干什么？我家少爷请你过去说说话。”

曹母一听，问道：“我们素不相识，你家少爷是谁？”

家奴一翘大拇指，“哈哈”笑道：“我家少爷这方圆百里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就是郡守大人的外甥吴大公子。”

曹母一听是“无赖”，便道：“我们与你家少爷不认识，没有什么可说的！”说完拉着女儿便走。

那家奴见她们要走，伸开两臂一拦，道：“慢。我们家少爷看得起你们，赏脸请你女儿过去说说话，竟敢不去，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无赖”一看姑娘不肯过来，骂道：“她娘个X，少爷我看中的，哪个敢说一个不字！”复对身旁的那个家奴道，“没用的东西，还楞着干什么，快去把那美人给我拉回家去！”家奴听得主人吩咐，急忙跑过去，上前一把拉着那姑娘就走。

姑娘两只手被两个家奴抓住，挣扎了几下，犹如铁钳钳住一般，哪里挣脱得掉，哭喊道：“妈妈快来救我！”曹母见了扑上前去扯住其中一个家奴不放，无赖过去一脚将曹母踢翻在地，骂道：“你这个老不死的，看我怎么收拾你！”两个家奴乘机架着那姑娘就跑。曹母倒在地上挣扎不起，张着双手只是哭喊着“救命……”

无赖回头看了一眼曹母，吐了口唾沫，追上两个家奴，跟在后面正喜滋滋地哼着小曲，思量着怎么样享用，猛然听得后面一声大喝：“哪里来的强人，竟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还不赶快放下那个姑娘！”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是刘邦，怒道：“刘季，你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今天竟然管到少爷我的头上来了。我看你还是知趣一点，远远跑开，免的自找麻烦！”

刘邦这时也已经看清是无赖，道：“吴公子，不是我刘邦喜欢管闲事，人心都是肉长

的，哪家没有妻儿老小，怎么可以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如果喜欢这个姑娘，为什么不明媒正娶，两大欢喜？”

无赖一听大怒道：“少爷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哪里要你来教训！若是不给点厉害，看来你是不会罢休的。”于是命令家奴道，“先给我教训教训这个多管闲事的小子！”

刘邦见两个恶奴分左右挥拳打来，向后退了一步，伸展两臂就势抓住二人的衣领，犹如老鹰抓小鸡一般拎了起来，接着将他们二人的头互相一碰，只听“咚”的一声，两人痛得抱头“哇哇”大叫。刘邦复对无赖道：“我好言相劝，你不但不听，反而指令家奴行凶。有能耐的再过来试试，今天这个闲事我是管定了！”

这时，卢绾、樊哙、王陵、雍齿都先后赶到。樊哙一看是无赖，便道：“无赖，你又在这里强抢民女。”上前便要揪打无赖。刘邦喝道：“这件事与你们四个人不相干，都给我站到一边去。”樊哙即止。卢绾、王陵双双护住那个姑娘。

无赖见了这凶神恶煞般的五个人，不敢再撒赖，只是狠狠地道：“刘季，今天算你狠，有种的我们走着瞧！”说罢撇下那姑娘，扬长而去。两个恶奴紧跟其后。

曹姑娘见无赖等走远，心中稍稍安定，抹干眼泪走近刘邦，深深地道了个万福，道：“小女子拜谢大哥救命之恩。”

刘邦道：“你家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曹女于是把母女二人住在泗水亭南，今天与母亲一同去祖坟祭祀，回来的路上遇见无赖的事哭述了一遍。刘邦等五个人听了很是伤感，于是一同带着曹女寻找她的母亲。

曹母看见女儿平安回来，问明缘由，千恩万谢道：“今天我女儿的性命全靠几位恩公相救，不知道几位恩公怎么称呼？”

樊哙抢先道：“你们的恩公就是他，叫刘邦，专爱打抱不平。又以手一一指道，“他叫卢绾、王陵、雍齿，我叫樊哙。”

曹母复拜谢了刘邦，然后又一一谢过四人，道：“她父亲因为劳累成病几年前就抛下我们母女俩去了，家里没有其他的人，离这里不远，请五位恩公到我家里去坐坐，喝杯清茶。”

刘邦道：“不必了。”见她们母女二人衣衫破旧，知道家中贫寒，于是从衣袋中掏出一锭银子递给曹母，道：“伯母二人必定度日艰难，这二两银子请收下，就权当我孝敬伯母吧。”

曹母道：“我母女性命全靠恩公救护，不能报答，哪里再要恩公银两。”推辞再三。卢绾道：“请伯母收下吧，我刘兄一向爱好结交朋友，仗义疏财，济贫救弱。如果伯母不收下，就是小看刘兄了。”曹母听了这话，只得收下，拉着女儿再次作揖拜谢刘邦。刘邦也很高兴，于是与曹氏母女俩作别，同卢绾等人游玩了一会回家。

第二天中午，刘邦正在家中与卢绾闲聊，忽然看见夏侯婴匆匆赶来，他一进门就道：“刘兄赶快走！”刘邦不解道：“夏侯兄为什么这么惊慌，出了什么事？”

夏侯婴道：“刘兄昨天为了什么事情与无赖争执？”

刘邦一听就知道这是无赖恶人先告状，一定把昨天的事情告诉了他的舅父。于是把昨天的事向夏侯婴叙述了一遍。卢绾也道：“无赖青天白日强抢民女，刘兄路见不平救了那个姑娘，难道也犯了秦法？”

夏侯婴道：“当今世道卢兄不是不知道，哪里还要什么秦法，只要当官的一句话就是

皇法。现在无赖已经向他的舅父哭诉，说刘兄行凶打人，郡守偏听偏信，责令县令拘捕刘兄。萧、曹二兄听到这件事后，叫小弟赶来告知，捕快立即就到。好汉不吃眼前亏，请刘兄暂时出去躲避一下，以后的事萧、曹二兄自然会慢慢打点。”

卢绾一听觉得有道理，也道：“夏侯兄说得对。刘兄赶快收拾一下，我在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和你一起去作个伴。”

刘邦一想也对，便道：“好吧。请夏侯兄回去致谢萧、曹二兄，我这就走。”夏侯婴于是告别。刘邦立即与卢绾打点行李，一起出避到外黄县好友张耳的家里。

在大梁，刘邦与卢绾二人受到张耳的热情招待，一住就是月余。这天忽然看见兄弟刘交前来道：“家中的事情全靠周勃兄等人集资相助，萧何、曹参、夏侯婴三位兄长出面赔礼，郡守才不再追究。请三哥和卢兄急速回家，父母在家里悬望。”刘邦听了大喜，立即与张耳作别，和卢绾回到家中，向萧何等四人一一道谢。

原来周勃听得刘邦为了无赖的事情出避在外面，虽然不善于说话却非常仗义，于是径直到县衙找萧何，道：“刘兄出走在外已经多日，你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萧何道：“我们已经向县令求过情，但这件事却是郡守大人亲自过问，县令也没有办法。另外的办法我们也曾经想过几种，不是行不通就是力不能及，实在是爱莫能助。”

“那你先说说怎么行不通。”

“仅仅使刘兄回家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把那曹姑娘弄来送给无赖，无赖就心满意足，怎么会再恨刘兄？”

“这种事情伤天害理，做不得。”

“我也想这样做不仅伤天害理，就是刘兄回来也会责怪我们，所以说行不通。”

“那么力不能及的呢？”

“刘兄当初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并没有伤害无赖一根毫毛。郡守也不过是为了让他外甥出气，这当中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仇。我们如果能破费一点银两，向他赔个礼，他挽回了面子，又得了好处，也就不会再追究了。只是这银两……”

周勃不等萧何说完，急道：“只要能使刘季兄回来，你说要多少？”

“他是郡守大人，位高爵厚，最低也不能少于百两。少了，无济于事；多了，我们更是没有。我与曹狱掾等人凑了一下，总共不足二十两，你说这百两银子到哪里去拿？”

周勃听了也暗自吃惊，但一想到刘邦在外面颠沛流离，就道：“等我回去与众弟兄商量凑凑看。”说完便走。

不几日，周勃就凑了五六十两，然后又叫刘公想办法凑了数十两，交给萧何。萧何见了大喜，与曹参等人又凑了几两满百，立即与夏侯婴一起到郡衙拜见郡守郑壮，道：“刘邦无知而触犯大人，现在他已经知道错了，不敢面见大人，特地托人请我们两个人拿来一百两银子向大人赔礼。请大人饶恕他的过错。”

郑壮道：“小小刘邦是一介平民，竟敢藐视官亲，长有几个脑袋！……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因惧怕大人诘责，出逃在外，不敢回家。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哪里。”

“你们与刘邦是什么亲戚，却为他说话？”

“我们实在是为大人着想，怎么敢替刘邦说话。”

“这话怎么说？”

萧何道：“那天的事情依小人看来吴公子也有不妥的地方。他怎么能在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强令家奴戏侮民女？如今始皇时常出关巡游，倘若有人趁机在始皇面前告大人纵容外甥强抢民女，恐怕对大人的名声有损。大人何不就此而收，既能得到利益，又能表明待民宽大，实在是名利双收。大人以为怎么样？”

郑壮一听“哈哈”笑道：“功曹说得有道理。怪不得你们县令常常夸耀你办事周到圆滑，果然如此。好吧，今日我就看在你们两个人的面上，破例饶恕刘邦这一回。”

萧何道：“郡守爱民如子，百姓听了必然高兴，就是刘邦也会感恩戴德。”夏侯婴于是呈上银两，两人拜谢而回，立即告诉刘公。刘公于是派小儿子刘交到外黄叫刘邦回来。

刘邦非常感激萧何、周勃等人，时常到县衙去走走，复又结交了县中小吏，如王吸、薛欧等人。可是家里两位嫂子看见刘邦整天游手好闲，不但不参加生产劳动，反而耗费家中钱财，口中不免常常吐露一些怨言。刘公虽然有所听闻，却也是无可奈何。这天把刘邦叫到跟前，道：“如今你也老大不小了，当初我以为你不同寻常，所以一直宠任你，可是到今天仍然一事无成。如今势道，我看你还是学学你的两个哥哥，在家安心生产，到时候娶房媳妇成家立业，我们二老也就放心了。”

刘邦道：“两位哥哥胆小怕事，只能够安家守业，有什么出息？我可不愿意就这样过日子。”

“你哥哥安家守业有什么不好？我们刘家世代代以耕种田地为生，你难道还想改变这个门庭？”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不干则已，要干就得干一番大事业，谁稀罕这一点薄家产！”

刘公一听非常气愤，但又没有办法，只得由他。可是大媳妇丘氏却喋喋不休，有时更是借故生事，或训斥丈夫，或打骂孩子。刘公见这个家庭再也难以维持下去，就把仅有的一点家产分成四份，叫伯、仲两个人携带妻子儿女各自分居，刘邦和他的弟弟刘交因为没有成家立业，仍然跟在父母身边。

分家以后刘邦更是无拘无束，与卢绾、樊哙等人或偷偷舞枪弄棒，或出外游赏，每次都是囊尽而归。有时怕父亲叱骂而不敢回家，就到两位哥哥家里吃饭。两位兄长虽然责怪刘邦不务正业，但终究是同胞兄弟，吩咐妻子好好招待。哪里知道长兄刘伯忽然得了一病，不久就去世。大嫂本来就厌恶刘邦，现在丈夫去世，就更不愿供给刘邦饭食了。

一天中午，刘邦带了卢绾、王陵、樊哙、雍齿等几个朋友又想到大嫂家去吃饭，丘氏看见刘邦带了这许多人来，既怒又惊，但又不便直接拒绝，心生一计，连忙进屋搅动碗筷作洗刷的样子。卢绾走在前头，听得声响，即对众人道：“哎，你们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众人立住脚，侧耳细听，王陵道：“这是洗刷碗筷的声音。”樊哙叹道：“唉！人家已经吃了饭，进去干什么？还是各自回家吃饭吧！”

雍齿瞟了刘邦一眼，显得很不高兴，便拉了王陵一把，道：“走吧，还楞着干什么，想去吃点残羹冷汤吗？”

卢绾见了这情景，道：“大嫂她们既然已经吃了，就不必进去。中午我请客，大家到我家里去吃吧。”

王陵道：“好的。今天卢兄请，明天我作东。走。”众人于是都随卢绾去。刘邦走了几步，觉得其中有异，便对众人道：“你们先走一步，我回去看看就来。”转身进屋，一看锅里正腾腾冒着热气，才知道被丘氏捉弄，便骂了一声：“好一个刁女人。”把脚一跺，出了

她家，从此再也不登大嫂的家门。

刘邦有时候口袋中没有银两，好友来时，到酒店请客只得赊欠。附近两家酒店主人王媪、武婆一来因为刘邦是常客，二来他经常带客人来，更奇怪的是只要刘邦一到，店里的生意就格外兴隆，所以也愿意让他赊欠。

这天晚上，刘邦想起自己年近三十，不但一事无成，而且连媳妇也没有娶，不要说旁人，就是被自己的兄嫂也看不起，闷闷不乐，于是信步踱进武婆店中独酌，借酒消愁。哪知未喝几杯，就觉得昏昏沉沉，于是伏在桌上睡着了。

武婆见刘邦睡着，怕他受凉，便上前想唤醒他，叫他回家，还没有近身，猛然看见他的头上现出一条赤龙，张牙舞爪，吓得逃进房中不敢出来，从此更觉得刘邦奇异。第二天对王媪说起所见的情况，王媪也说曾经见过这个情景，知道刘邦非同一般，便更希望他常来。到了年底，刘邦付不了酒钱，两个店主也不催讨，把他所赊欠的帐目一笔勾销。

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人见刘邦豪爽仗义，且又有如许年纪，仍然没有一个正当的职业，常常替他留心。这时恰值泗水亭长病逝，便在县令面前为刘邦说情，让刘邦补了这个亭长的职位。这亭长的职责，就是处理亭中一些琐碎的事情以及判断百姓的诉讼，如果遇上大事不能判决的，就详报县里。因此与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人交往更加密切。刘邦在亭中虽有一些失误的地方，萧何等人便在县令面前为他斟酌周全，不使获罪。县令见刘邦办事干练，稳妥，没有差错，比较信任，这次押送民夫去咸阳服役的事就委派刘邦。刘邦临出发时，曹参、夏侯婴等县吏都赠他三百钱，唯独萧何赠银五百。

刘邦押送民夫刚到咸阳，正碰上秦始皇出巡东南，见到如此威赫的景象，禁不住赞叹起来。待公事交割完毕，在城中观赏了几日，便回到县里销差。平时在亭中办些政事，倒也相安无事。

这日刘邦处理完公事已经到了中午，正想去吃饭，刚出大门，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姑娘，只听得她叫唤道：“亭长，我娘请你到我家里去一趟。”定睛一看，是以前所救的那个曹姑娘，便走近前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曹姑娘笑道：“亭长是我们母女俩的救命恩人，自从那天回到家中以后，我娘就天天祈祷，保佑恩人消灾消难，万事称心。前日我娘才听说恩公在这里做亭长，所以叫我来请亭长到家里坐坐。”

刘邦听得这话，心想现在反正闲着没有事情，去看看也无妨，便跟随着曹姑娘来到她家。曹母见恩人与女儿一同到来，非常高兴，急忙迎了出来，道：“早就听说我们亭中来了一个好亭长，常常为百姓办事。前日我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是恩公。我母女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招待，听说恩公喜欢喝酒，今日到集市上买了一点可吃的东西，特意叫女儿请恩公来叙叙。”

“怎么能叫伯母费心。”刘邦边说边随母女俩进屋。

曹女也喜滋滋的忙着沏茶。曹母道：“时间不早，请恩公稍坐，我下灶去烧点菜，恕不能陪伴说话。”

“伯母请便。”刘邦见她们母女俩进内，于是就环视这房子，只见墙壁剥落，几缕光线照射在壁上，形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光圈，抬头一看，屋瓦稀疏，阳光从瓦缝中照射下来。正想看看别处，只听曹姑娘道：“亭长请喝茶。”于是接过茶道：“房屋如此破旧，也该叫人修理修理了。”

曹姑娘凄然道：“不怕亭长见笑，家中没有劳力，全仗母亲替别人缝补浆洗衣服才得糊口，再说官吏又常常来骚扰，不得安宁，哪里有钱修理这房屋。”刘邦听了也不觉黯然。

两人正说话间，曹母已经把菜肴烧好搬上，刘邦也不推辞，就坐下一个人独酌，曹氏母女站在一旁伺候。刘邦刚喝了三杯，忽然见亭中的杂役来道：“亭长，你真叫我好找，原来在这里喝酒。”

“有什么事情？”刘邦问道。

“厩司御夏侯婴路过亭上，想找亭长谈谈。”

“有什么要事吗？”

“好像没有，他只是叫我找找看。”

“既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这里有现成的酒菜，你就带他到这里来吧！”杂役应声道：“是。”转身就走。

夏侯婴不一会就到，一进门就道：“刘亭长好自在，真有雅兴……”一看旁边有曹氏母女，立即把话刹住。

曹氏母女见到夏侯婴这身衙门中衣着，也吃了一惊。刘邦见了，指着夏侯婴对她们母女道：“伯母不必惊慌，他是我县厩司御夏侯婴，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又对夏侯婴道：“她俩就是我当初所救的曹氏母女。夏侯兄来得正好，我正愁独酌无味，今天我借酒敬友，来，快入座。”

夏侯婴抬眼一看那曹氏姑娘，衣服虽然破旧，但身材苗条，脸孔红扑扑的，像一朵刚开的桃花，双眼皮下转动着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皮肤洁白细腻。心想：好一个美人，难怪无赖这小子会这样无理。于是入座，两人边饮边谈，直喝至日落西山，夏侯婴才起身告辞，道：“县令有一位至交朋友吕公，昨日带了家眷来到我们县中。县令明天为他设宴接风，城中官吏都出资相贺。亭长去不去？”

刘邦一听非常高兴，道：“贵客到来理应祝贺。夏侯兄回去给我挂个名，明日必到，也可以多交一个朋友。”

“好的，亭长可不要迟到。”夏侯婴说罢告辞而去。刘邦也告别曹氏母女回亭。

次日刘邦首先叫了两个人给曹氏修理房屋，然后径直到县衙客厅。抬头一看，只见宾客济济一堂，他旁无他顾，昂首阔步直奔上堂。主管收纳贺礼的萧何见刘邦两手空空，似无所带，以为他不知道详情，又直奔上堂而来，为了不使他难堪，于是高声叫道：“贺礼不满一千的，请在堂下坐！”

刘邦这时前脚刚迈上大堂，一听萧何的话，明知是对自己说的，心想我既然已经上堂，怎么能再退下去？于是也高声叫道：“我贺一万！”正是：两手空空贺贵客，大庭广众显雄风。

欲知刘邦是否能拿出一万贺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识雄才吕公嫁女 释徒犯刘邦进山

却说刘邦这日来到县衙客厅内，只见宾客济济一堂，于是迈步上堂，忽然听得萧何喊叫，心想我既然已经迈上，怎么能够再下来？于是也高声道：“我送贺礼一万！”

在座的众宾客听得有人高叫一万贺礼，都吃了一惊，一齐扭过头去，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只见那个人身材魁梧，高鼻阔额，健步走到堂上坐下。于是私下议论纷纷，不认识的便向旁人打听：“这个出一万贺礼的人是谁？”

“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如此阔气，一定是不同寻常。”

“他就是泗水亭长刘邦。”

“喔……”听者恍然大悟，“我早就听说他自小爱结交朋友，颇豪爽，与萧功曹、曹狱掾等人关系密切，只是没有见过他本人，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这是他瞎喳呼。听说他有时连喝酒的银两也没有，今天哪里来的这一万贺礼！”

“你也太小看人家了，你看他今天的架势定然不假。”

萧何见刘邦大模大样地端坐堂上，很不放心，便走到刘邦前，道：“刘亭长，你……”

刘邦附耳道：“萧兄，你不必为难，先给我画上，以后慢慢再给吧。”萧何似信非信，只得给他记上一万。

却说县令的这位贵宾，姓吕名文，字叔平，单父县人，善于看相，因为与人结下冤仇后到沛县来投奔县令。今天看见刘邦宽额斗胸，龟背龙股，高鼻梁，美须髯，而且又如此慷慨豪爽。心想自己平生所见的人很多，却从来还没见过有如此相貌的，这个人今后必成大器，机不可失，我到要与他好好结交结交。打听明白，不待开宴，立即起身离座，走到刘邦身旁，道：“刘亭长看得起吕某，不胜感激，请上座。”说罢拉着刘邦的手到自己座旁按下。刘邦也不推辞，道：“谢吕公厚爱。”便坐了下来。

众宾客依次坐定，不一会酒席摆上。酒过三巡，众人的兴致也来了，其中一个人提议道：“听得刘亭长喜欢结交朋友，见多识广，今日慷慨解囊，贺礼又多出我等十数倍，请刘亭长说说见闻，以助酒兴。”众人一听都附和道：“对。刘亭长你就说说，让我们也长长见识吧。”

刘邦听了立即站起来，举杯一饮而尽，道：“诸位既然如此看得起我刘邦，我也就不能推辞，诸位可曾见过皇帝出巡的情景吗？”

众人一听都兴起，道：“刘亭长可曾见过？”

“去年我奉县令之命押送民夫去关中服役，刚到咸阳城，恰好碰上秦始皇出巡。只见旌旗猎猎，刀枪林立，车马如云，百官相随，前呼后拥，这种场面真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见到了。我当时就想：大丈夫来到这个世上就理当如此，才不枉来这里一趟。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说不定今后时来运转，也有这个荣耀。我刘邦如今虽然碌碌无为，做了一个小小的亭长，如果有机遇，我也不愿意屈居人下！”

萧何一听刘邦说出这话，不由得吃惊，心想这不是谋反的话吗？如果让朝廷知道，刘邦不死也得剥层皮。立即起身道：“今天县令为吕公设宴接风，诸公前来庆贺，刘亭长一时高兴多喝了一点，说话颠三倒四，扫了大家的兴，请不要介意。”

刘邦一听，知道自己说得确实有点过分，萧何借故以酒醉来掩饰，便感激地看了他一